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冊

王雲五主編

王成文公全書

(四十)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公成文王

(四十)

著仁守王

書叢本基學國

王雲五主編
葛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文 成 公 全 書
十 四 冊
王 守 仁 著

上海海河南路
王 雲 五 人 行 發

上海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印 刷 所

上海及各地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COMPLETE WORK OF

WANG YANG MING

BY WANG SHOU J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屬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竟伯劉伯溫徵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咸感。

悅威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妓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死之。其舍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菑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婉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啣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翁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墜崖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

言其焚書逃遯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栖遯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遯石翁云。翁僚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秘園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闕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園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與苗之難。祖秘湖漁隱。彥達父遜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卽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

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遯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喪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會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敘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榮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箕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自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履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攢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尙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旣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卽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翳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殉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讎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旣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禍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尙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計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錄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順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琅邪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喪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舉精於易。符箓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與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巧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哥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

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受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本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寧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事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寧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尙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
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銅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

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詩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挽我。我何忍許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選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苦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恆與共之。視其子若己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懼。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乎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

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卽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達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墓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恆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啓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嚆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嶮登大受。旣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遜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僕僕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狗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冊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義之由琅邪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又五世矣。叅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

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徵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裏父尸歸。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爲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蘧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徵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與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預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敘。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淵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日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讀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龍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

賭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讀書不輟。彼亦便奈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己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寧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

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己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遂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即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

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膽故特久仕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禍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尙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挽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卽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適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適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